

如果希特勒赢了？

# Fatherland

祖国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许琼莹 译



人民

文学出版社

ROBERT HARRIS

# Fatherland

祖国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许琼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obert Harris

Fatherland

Copyright © Robert Harris 1992

The right of Robert Harris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据 Arrow Books, 2009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国/(英)哈里斯著;许琼莹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181-2

I. ①祖… II. ①哈…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6124 号

责任编辑 翟 灿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5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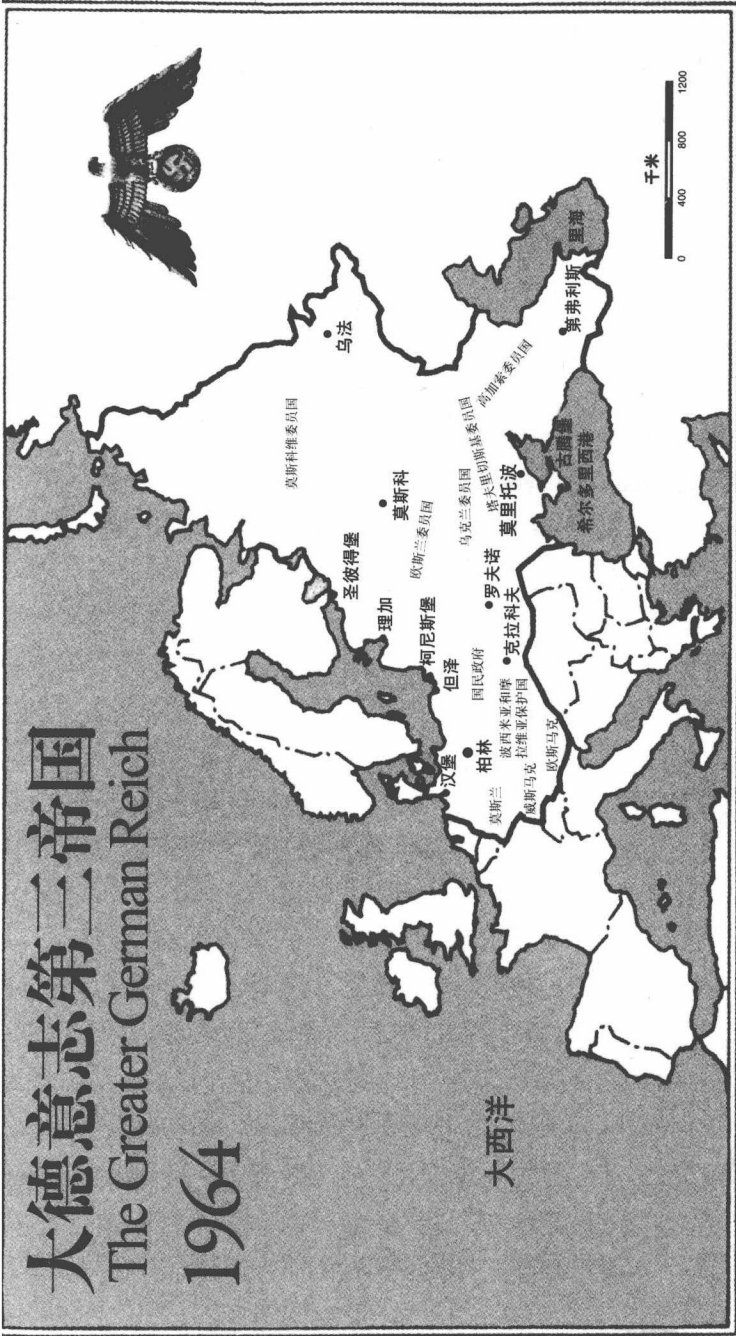
书 号 978-7-02-009181-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大德意志第三帝国

The Greater German Reich

1964



- 莫斯科委员会国 (Reichskommissariat Moscovy)
- 波罗尼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Protektorat of Bohemia and Moravia)
- 乌克兰 (Ukraine)
- 乌克兰委员会国 (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
- 塔夫里达委员会国 (Reichskommissariat Taurida)
- 高加索委员会国 (Reichskommissariat Caucasus)

- 国民政府 (General Government)
- 波兰 (Poland)
-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Protektorat of Bohemia and Moravia)
- 威斯兰 (Westmark)
- 欧斯马克 (Ostmark)

- 柏林 (Berlin)
- 克拉科夫 (Krakau)
- 罗夫诺 (Rovno)
- 莫里托波 (Melitopol)
- 古滕堡 (Gutenberg)
- 希尔多里西港 (Theodorichshafen)
- 蒂弗里斯 (Tiflis)

- 柏林 (Berlin)
- 克拉科夫 (Krakau)
- 罗夫诺 (Rovno)
- 莫里托波 (Melitopol)
- 古滕堡 (Gutenberg)
- 希尔多里西港 (Theodorichshafen)
- 蒂弗里斯 (Tiflis)

## 鸣 谢

感谢位于伦敦的维纳图书馆(Wiener Library)馆员和工作人员数年来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大卫·罗森索(David Rosenthal),还要特别感谢罗宾·西斯曼(Robyn Sisman),没有他们,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开始,更遑论完成。

千万名自信的德国主人将强力驻扎于欧洲，其权力将因其垄断性的科技文明，以及被怠忽、承受病灾和未受教育的白痴般之日渐衰微的本地人民的奴役劳力，而得到保障；他们因此拥有在无止境的高速公路驰骋的悠闲，享受他们的元首在林兹（新希特勒都会城市）建设的“快乐即是力量”<sup>①</sup>旅店、党总部、军事博物馆和天文台，他们在当地的画廊散步，并且一边享用奶油甜面包，一边聆听无止尽的《风流寡妇》音乐。这将是连想像力也无从逃避的德国太平盛世。

——英国纳粹史专家 休·崔弗-路普(Hugh Trevor-Roper)，  
《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灵》(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人们有时候跟我说：“当心！你将会面临二十年的游击战！”我对这种前景感到欣喜……德国会因此保持警戒状态。

——阿道夫·希特勒

1942年8月29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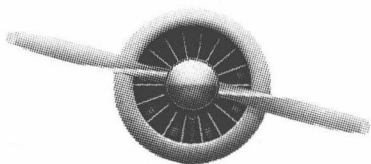
① “快乐即是力量”(Strength-Through-Joy)，德国纳粹政府设立的一个国家掌控的休闲组织，是国家劳工组织的一部分，旨在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的好处。

1964年4月14日

星期二

谨向阿道夫·希特勒，  
德国元首暨总理，  
宣誓尽忠效命。  
我发誓服从您  
和您所指派的长官，  
至死不渝，  
愿上帝助我。

——纳粹党卫军(SS)誓词







# 1

厚重的云层彻夜笼罩柏林，此时晨光正勉为其难地露出。在城市的西边外围，轻盈的雨水恍如烟雾般飘荡在哈维尔湖的湖面。

天水合为灰茫茫的一片，直到对岸才刻划出一条黑色的界线。那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灯火。

札菲尔·马栩，柏林刑事警察队——简称刑警——的重案调查员，从他的大众牌国民车爬出来，对着雨水偏了偏头。他是这种雨的鉴识专家。他知道它的滋味和气味。这是从北方过来的波罗的海雨水，冷冽，包含海洋的味道，而且带着浓烈的盐分。一霎时，他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在 U 潜艇<sup>①</sup>的潜望塔中，熄灭灯光，从威廉港出航，滑进一片黑暗。

他看看手表。才刚过早上七点钟。

他前方的路边停了三辆车。其中两辆的乘客在驾驶座上睡觉。第三辆是一辆普通警察——即一般德国人所称的“普警”——的巡逻车。车里空无一人。从打开的车窗里，传出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无线电通话杂音，在潮湿的空气里十分刺耳。车顶上的旋转警灯照亮了路旁的树林：闪烁一阵又一阵的蓝黑，蓝

---

① U 潜艇特指在一战和二战时，纳粹德国使用的潜艇。因这些潜艇的型号都用德文 Untersee-boat(英文:Undersea-boat)的首字母 U 加数字组成。当时，U 潜艇无论在战术上或效能上都远远领先其他国家，U 潜艇的艇员都是纳粹精英中的精英。

黑，蓝黑。

马栩放眼寻找普警巡逻人员，看见他们站在湖边一棵湿答答的桦树下避雨。他们脚下的泥巴里隐约有个苍白的东西。旁边一条木头上，坐了一名穿着黑色田径运动服的年轻人，胸口袋上有一个党卫军的 SS 徽章。他俯背向前，两只手臂靠在膝盖上，双手抱着头的两侧——一副苦恼的模样。

马栩吸下最后一口香烟，将烟蒂一掷。烟蒂在湿漉的路面上嘶一声熄灭。

他走过去，一名警员举起手臂敬礼。

“希特勒万岁！”

马栩没理会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泥泞的湖岸去查看尸体。

那是一具老人的尸体——冰冷、肥胖、光秃，而且惊人的白皙。从一段距离以外看去，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抛弃在泥巴里的一具雪花石膏雕像。粘了泥土的尸体，面朝上，半身横陈在水面外，两臂大张，头歪向一边。一只眼睛闭得死紧，另一只半张半阖地睥睨着混沌的天空。

“你叫什么名字，下士？”马栩有一口轻柔的声音。他眼睛没有离开尸体，问那名行举手礼的普警。

“瓦特卡，少校阁下。”

“少校”是党卫军的一个头衔，和德国武装防卫部队的军阶相当，那个瓦特卡——虽然疲惫不堪而且浑身湿透——似乎迫不及待要展现他的敬意。马栩不用仔细观察，也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三度申请转入刑警队，全部被拒绝；有一个为元首生产了一足球队儿女的尽职妻子；一个月薪水二百马克；一种怀抱着希望的生活。

“嗯，瓦特卡，”马栩又用那轻柔的声音说，“他是在什么时间被发现的？”

“才一个钟头以前，长官。我们在尼克拉的巡逻正要收班时接到呼叫。第一优先事件。不到五分钟就赶到。”

“是谁发现他的？”

瓦特卡举起大拇指对肩畔的方向指了指。

穿田径服的年轻人站起来。他看起来不超过十八岁。头发修剪得非常短贴，淡棕色的轻薄发根下，露出粉红色的头皮。马栩注意到他刻意避过尸体。

“你叫什么名字？”

“党卫军一等兵赫曼·约斯特，长官。”他讲话有撒克逊口音——态度紧张、心神不定、急于取悦，“就读于席拉希坦的瑟普·戴特利希训练学院。”马栩知道这个学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水泥兼柏油畸形建筑，位于哈维尔湖的南边。“我大多数早晨都在这一带跑步。天色还很昏暗。起初我以为是一只天鹅，”他无助地补上一句。

瓦特卡哼了一声，脸上露出不屑。一个党卫军军校的学生，竟然害怕一个已经死了的老头子！难怪乌拉尔山战役拖拖拉拉永远打不完。

“有没有看到其他什么人，约斯特？”马栩用叔叔一般慈蔼的口气对他讲话。

“没有，长官。半公里外的野餐区有一个电话亭。我打了电话，然后回到这里等，直到警察抵达。路上都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马栩又看看尸体。非常肥胖。可能有一百一十公斤。

“我们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吧。”他转向马路的方向，“该是把那些睡美人叫起来的时候了。”瓦特卡在倾盆大雨中将身体的重心从一脚移到另一脚，咧嘴而笑。

此时雨下得很大，哈维尔湖靠科拉道那一边根本完全看不见。



雨水拍打着树叶，也在车顶上敲锣打鼓。周围有一股浓重的腐朽湿气：肥沃的土壤和腐烂的植物掺杂一处。马栩的头发黏在额头上，雨水顺着他的颈背潺潺流下，他丝毫没有留意。对马栩来说，每一个案件，无论多么琐碎平常——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都隐含着冒险的可能。

他四十二岁，身材瘦削，有着与天色吻合的一头灰发和一双灰色的眸子。大战的时候，宣传部曾经给 U 潜艇的人员发明了一个绰号——“灰狼”——就某种意义来说，这可以算是适用于马栩的一个好称号，因为他是一名意志坚决的警探。但是他并非天性属狼，因为他不习惯群体行动，而且向来凭靠脑力多于蛮力，所以他的同事给他取了一个“狐狸”的昵称。

U 潜艇的天气！

他猛然打开白色斯科达汽车的车门，一股车内暖气的陈腐热风迎面袭来。

“早安，史匹铎！”他摇了摇警方摄影师瘦骨嶙峋的肩膀，“该起来淋淋雨了。”史匹铎震醒过来。他对马栩瞪了一眼。

马栩才靠过去，另一辆斯科达汽车驾驶座的车窗已经摇了下来。“来了，马栩，来了。”那是党卫军军医奥古斯特·艾斯勒，是刑警队的验尸官，一副尊严被冒犯了的尖锐口气，“把你那当兵的幽默留给懂欣赏的人吧！”

除了艾斯勒医生，他们全聚集在水岸边缘，前者站得远远的，躲在一把他无意与人分享的老旧黑雨伞底下。史匹铎把一只闪光灯灯泡扭进照相机，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右脚在一坨泥巴上踩稳了。湖水浸渍了他的鞋子，他咒骂一声。

“狗屎！”

闪光灯一亮，将景物在瞬间冻结：苍白的脸孔，银线般的雨丝，

黑暗的树林。一只天鹅从附近的芦苇中疾游出来张望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开始在数米之外的地方盘旋。

“它在保护鸟巢。”年轻的党卫军军校生说。

“我要这边再拍一张。”马栩指了指,“还有这里一张。”

史匹铎又咒了一声,把他浸水的脚从泥巴里抽出来。照相机又闪了两次。

马栩弯下身去,从腋下抬起尸体。那身肌肉硬邦邦的,像冰冷的橡胶,而且滑溜。

“帮个忙。”

两个普警每人抓住一边手臂,气喘吁吁地,合力将尸体拖出湖水拉过泥泞的岸边,来到湿漉漉的草地。就在挺直身子的同时,马栩逮到约斯特脸上的表情。

老人原来穿着的一件蓝色游泳裤,此时已经褪到膝盖上。在冰冻的湖水里,他的生殖器已经萎缩成躲在一团黑色耻毛里的两丸小白蛋。

左脚不见了。

这下板上钉钉了,马栩想。这下子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将会是一场冒险,跑不掉了。

“医生阁下。请说说你的意见。”

艾斯勒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优雅地走向前来,脱下一只手的手套。尸体的一条腿在小腿末端截断。一手仍然撑着雨伞的艾斯勒僵硬地弯下身子,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截断处摸索。

“螺旋桨打断的吗?”马栩问。他看过从繁忙的水运路线捞出来的那种尸体——从柏林的泰格勒湖和施普雷河,还有从汉堡的阿尔斯特河——看起来都是一副被屠夫劈斩过的样子。

“不是。”艾斯勒把手缩回来,“是旧的截肢。事实上,手术相当优良。”他用拳头用力压尸体的胸部。带泥的污水从嘴巴里溢



出来，鼻孔也冒出水泡。“尸体相当僵硬。死了十二小时了。或者不到。”他重新戴上手套。

从他们身后的树丛某处，传来一辆柴油车的引擎声。

“救护车，”瓦特卡说，“可真是慢条斯理。”

马栩向史匹铎示意：“再拍一张照片。”

马栩俯视着尸体，同时点起一根香烟。然后他弯腰蹲下来，凝视着那一只睁开的眼睛。他维持那个姿势许久。照相机又闪了一次。天鹅一旋背，拍扑着翅膀，往湖中心飞过去觅食。

## 2

刑警队总部位于柏林市的另一边,从哈维尔湖开车要二十分钟。马栩需要约斯特的证人陈述书,便提议先载他回学院宿舍换衣服,但是约斯特说不必:他宁可赶快把笔录做完了事。所以一等尸体上了救护车被送往陈尸所,他们就坐上马栩的大众牌四门小轿车,加入繁忙的上班车流。

这是一个阴沉的柏林早晨,著名的柏林空气似乎并不那么令人神清气爽,反而只是阴冷潮湿,而湿气像数千根冷冻的利针刺痛着人的脸和手。在波茨坦路上,疾驶过的车子溅起水波,迫使为数寥寥的行人贴近建筑的墙边行走。透过雨迹斑驳的车窗看那些人,马栩想像这是一个盲人的城市,人人摸索着道路去工作。

一切都如此寻常。后来回想起来,这正是最令他感到心惊的一点。这就像发生一场意外:之前,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征兆;然后,是事件本身;之后,世界完全改观。没有什么比在哈维尔湖发现尸体更惯常的事了。这种事一个月起码两件——被遗弃的人和失败的生意人,不顾后果的小孩和失恋的青少年;意外,自杀和谋杀;走投无路的,愚蠢到想不开的和心碎哀伤的。

早上刚过六点十五分,他在安斯巴契街公寓的电话响起来。那通电话并没有吵醒他。他原先就张着眼睛躺在半黑的天光中聆听雨声。过去几个月来,他的睡眠一直很不好。

“马栩?我们接到一个通报,在哈维尔湖发现一具尸体。”是



克劳斯，刑警队值夜班的警官，“去瞧一瞧吧，一个好心人报的案。”

马栩说他没有兴趣。

“你有没有兴趣不是重点。”

“我没有兴趣，”马栩又说，“因为没轮到我的班。我上礼拜才值过班，还有再上个礼拜。”以及再上上个礼拜，他大可以再加上一句。“我今天休假。再仔细瞧瞧你的轮值单。”

电话线那一头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克劳斯又回来了，不情愿地道歉：“算你走运，马栩。我看的是上个礼拜的轮值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或者——”他窃笑着说，“——回去做你原来在做的随便什么事。”

一阵风把雨水冲上窗户，使窗框轧轧作响。

一旦通告发现尸体，有一套标准程序必须遵循：一名验尸官、一名警方摄影师和一名调查员必须立即抵达现场。位于维德谢市场的刑警队总部有一份轮值名单，调查员根据这份轮值表执勤。

“今天是谁轮值？这点我倒有兴趣。”

“迈克斯·叶格。”

叶格。马栩和叶格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看看闹钟，想到迈克斯和他太太以及四个女儿所住的那栋位于潘考的小房子：在平日，早饭时间大概就是他能够见到她们的唯一时间。至于马栩呢，他已经离婚，而且一个人住。他已经安排好下午要去看儿子，但是早上这段漫长的时间则是一片空白。他心想，有件惯例性的工作做做未尝也不是转移心思的好办法。

“噢，那就不要去吵他了，”他说，“我反正起床了。我来接吧。”

那是将近两个钟头前的事。马栩从后视镜瞄一眼他的乘客。自从离开哈维尔湖，约斯特一路沉默无语。他僵直地坐在后座，瞪



视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灰色建筑。

到了布兰登堡门，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作势叫他们停下来。

在巴黎广场中央，一支穿着一身已经湿透的棕色制服的冲锋军乐队，在一汪汪水洼里旋来转去地踢正步。锣鼓和号角吹打着一首老旧的党进行曲，闷闷的音乐声透过紧闭的大众牌车窗传进来。艺术学院外挤了数十个观看的民众，在雨中畏缩着肩膀。

每年这时候开车穿过柏林，不可能不碰上这一类的排演。再过六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元首日，是一个公共假日——帝国的每一支乐队都要参加游行。挡风玻璃的雨刷，节拍器似的来来回回打拍子。

“这就是终极证明，”马栩看着民众喃喃地说，“只要一听到军乐，德国人就丧失理智。”

他转头看向约斯特，后者露出一抹薄弱的笑容。

乐曲在一阵铙钹撞击声中结束。然后是一阵零零落落的鼓掌声。乐队队长转身鞠躬。在他身后，冲锋军的乐队成员已经开始半走半跑地返回他们的巴士。摩托车警察等到广场清空才吹起一声短哨。他扬起带着白色手套的手，指挥他们开过布兰登堡门。

菩提树大道在他们面前展开。这条大道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损失了一整排菩提树——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官方暴力行动中被砍掉了。在大道的两侧，本市的地方长官约瑟夫·戈培尔，筑起成排十米高的石柱取而代之，每一根石柱上都栖息着一只展翼的党鹰，雨水从它们的鸟喙和翅尖滴落。感觉就像开过一片印第安人的墓地。

马栩在斐德利希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慢下来，然后向右转。两分钟以后，他们在维德谢市场刑警队大楼对面的一个空位停车。

那是一个丑陋的所在——一栋位于市场南面，沉重，粘满煤